

过渡语理论下的中式英语分析

吴 珊

(云南大学 外语系, 云南 昆明 650091)

摘要: 中式英语普遍存在于中国学生的英语学习过程中。它受母语的影响, 既不同于母语, 又区别于英语, 是一种过渡性语言。母语的迁移是中式英语的最重要成因。母语作为学习者已经掌握的语言系统必定对目的语产生很大的影响, 而过渡语是“母语—过渡语—目的语”系统中的一个必然过程, 它具有必然性、系统性、渗透性和过渡性等特点。因此, 英语教学中应客观看待, 重点在于制造语言环境, 培养英语思维。

关键词: 过渡语; 母语迁移; 中式英语; 英语学习

中图分类号: H31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5639(2010)01—0121—03

Chinese Style Analysis under the Theory of Interlanguage

WU Shan

(Foreign Language Department, Yunnan University, Yunnan Kunming 650091, China)

Abstract: Chinese style English exists commonly in the course of English study for Chinese learners. Influenced by their mother tongue, different neither from native language nor from English, it is an interlanguage. Mother tongue transfer is the most important reason of Chinese style English. Mother tongue as a language system mastered by the learners influences undoubtedly the target language while interlanguage is the inevitable course in the system “mother tongue—interlanguage—target language” which possesse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necessity, systematicity, permeability and transition. So in English teaching, it should be dealt with objectively, mainly by making language environment and developing English thinking.

Key words: interlanguage; mother tongue transfer; Chinese style English (Chinglish); English study

我国外语学习者说英语时总是会出现一些不被英语本族人所接受的语言, 并且在语流、语速、用词、句子结构及言语风格等方面也总是与英语本族人的表达方式大相径庭。这些带有汉语烙印的英语常被称为中式英语 (Chinglish)。邓炎昌认为, 中式英语是中国的英语学习者由于受到母语的影响和干扰而生成的口语和书面语, 是一种符合语法规则的, 却不符合标准或地道的英语表达习惯的表达方式, 尽管有时能被理解, 却不能被本族语者接受。^[1]美国专家 Joan Pinkham 曾对中式英语下了一个比较全面的定义: “Chinglish of course is that misshapen hybrid language that is neither English nor Chinese but that might be described as English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中式英语既不同于学习者的母语, 又区别于目的语, 是一种带有母语特征的不地道的畸形语言)^[2]。

这种语言具有独立的风格。中式英语是过渡语的一种表现形式, 是学习者向目的语体系过渡过程中无法避免的语言现象。本文试图从过渡语理论出发, 对中式英语形成的原因及特点进行探讨。

一、过渡语理论

“过渡语 (Interlanguage)”一词最早是由 Selinker 在 “Language Transfer” 一文中提出的, 他于 1972 年在 RAL 上又发表了另一篇论文 “Interlanguage”, 这篇文章被视为过渡语理论的奠基作之一。他认为过渡语是目的语学习者的一种独立的语言系统, 在结构上处于母语与目的语的中间状态。Selinker 对过渡语所作的定义不仅指出过渡语本身是一个“阶段—过程”的双重系统, 而且还揭示了它是一个更加庞大的系统, 即“母语—过渡语—目的语”系统中的一个必然成分和过程。^[3]在这个系统中, 目的语学习者从母语出发, 经过过渡语, 到达目的语。尽管他认为更多的学习者在到达目的语之前出现学习的石化现象 (fossilization), 但他坚定地认为, 要到达目的语, 必须经过过渡语。过渡语是第二语言认知中的必经之路。

Corde 把过渡语系统看作是某一特定目的语的方言, 强调了语言能力形成的动态与发展的过程^[4]; Nemser 认为过渡系统是不断向目的语系统靠近的近似系统, 强调其向目的语系统的发展^[5]; Selinker 强调的是过渡语作为一种语言的系统自主性, 它

收稿日期: 2009—09—01

作者简介: 吴珊 (1982—) 女, 昆明学院旅游系助教, 硕士研究生, 主要从事英语语言文学研究。

©1994-2017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是由某个第二语言学习者自主发展起来的规则系统创造出来的^[3]。虽然 3 位学者观点各有不同,但他们都首先把过渡语系统看作一种可以观察得到的、独立的言语输出为基础的语言系统。然而,到了后期, Ellis 指出,过渡语是学习者所构建的抽象的语言规则系统,以此作为学习者理解与生成第二语言的基础^[9]。这个规则系统被看作一种心理语法。这种带有心智色彩的理论与早期的过渡语理论假设的基础从根本上不同。笔者更为赞同早期过渡语的理论。首先,应把过渡语看作存在于客观外界的语言系统,通过观察学习者的言语行为推理学习者过渡语产生的心理过程。Selinker 归纳了以下 5 个最重要的心理过程:语言迁移、过度概括、训练迁移、学习策略和交际策略。其中语言迁移,特别是母语迁移对过渡语的形成起到了主要作用。^[3]正如 Ausubel 指出的:第二语言学习中竭力避免母语迁移作用是不现实的,也是无效的。^[7]

过渡语认知一定遵循它自身的构建规律,而这种规律的建立基础是母语与目的语之间的相互作用。在习得目的语之前,学习者头脑中已经存在着母语,当学习者由于缺乏必要的目的语知识在交际中遭遇困难时,就会求助于母语去弥补目的语知识的不足,就是因为学生把当前的目的语信息与母语的学习经历进行类比,导致在目的语习得及其运用过程中,外语及其外语所依附的外语思维在与母语及其所依附的母语思维的竞争中必然处于弱势地位,从而出现具有很强汉语特点的过渡性语言——“中式英语”。母语迁移的前提条件是母语与目的语之间有相关关系,即存在相似或相异之处。当两种语言结构相似时,迁移就会促进目的语的学习,称为正迁移;当结构不同时,迁移则干扰或阻碍目的语的学习,称为负迁移。中式英语正是汉语负迁移的结果。母语迁移在过渡语语音、词汇、句法、语用等各个层面中都有体现,本文着重从词汇层面来进行探讨。

二、中式英语在词汇运用方面的具体研究

(一)“假朋友”现象的研究

中国学习者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都是先建立了比较完整的母语系统,然后才开始学习目的语的。在词汇学习过程中,很多学习者想当然地以为不同语言、文化和感知之间有大量的共同之处,并将两种语言的语义大致对等起来,无视母语和目的语在概念分类上的区别,忽略那些在母语和目的语中表面看似对应而实际存在语义差异的单词。中式英语最突出的表现就是生搬硬套,把母语和目的语进行逐字替换,通过字面直译进入目的语运用。这些假对应词明显地体现了母语的结构特征。例如在翻译“拳头产品”时,当学习者看见“拳头”一词,脑海中最先闪过的就是“fist”。因为,学习者最初是通过借

助原有认知结构中母语的“拳头”来对等记忆“fist”的意义;随后“fist”这一形式与“拳头”这一概念,经过多次共现,形成了固定的语义联结,长时间难以重组出现词汇石化,这时“拳头”的信息被复制到了“fist”上,形成了母语过渡阶段。然而,根据语境“拳头产品”是用来描述优异的有市场竞争力的产品,“拳头”的意思是“优异的,有吸引力的”而不是其核心意义指身体的部位,因此应选用“knockout”。学习者没有从相关语境输入中整合重组信息,仅仅机械地借用母语语义概念,用汉语表达进行了直接或简单的替换。

(二)动/名词搭配错误现象的研究

中国学生动/名词搭配错误表现出来的主要特征是动词与后面的名词搭配失当,相互搭配的词要么不符合英语表达习惯,要么违反了搭配中两个词的语义同现规则,或者是用了违背语义选择限制的替代词,造成语用失误和语义异常。为了研究母语与动/名词搭配错误之间的关系,我们对表 1 中“do”的几个显著搭配进行一下分析研究。如果我们在汉语中找到与这些错误组合对等的动/名词组合,我们就认为这些错误的组合是受了母语影响而产生的。

表 1 “do”动名词搭配

1	do cooking	做饭
2	do business	做买卖
3	do church	做礼拜
4	do a company	做伴
5	do research	做研究
6	do a dream	做梦
7	do a host	做东
8	do a guest	做客
9	do an official	做官
10	do a composition	做文章

从上表中可以发现,几乎各例都显出母语影响的痕迹,而符合英语规则搭配和语境的“做(作)”与“do”的对应却没有多少。这表明学生在词汇学习中只注重一个个孤立的单词以及该词在汉语中对等意义的记忆,在进行语言产出时急忙调用母语词汇和规则临时硬译。从地道的英语思维出发,能与“research”构成搭配表达“做研究”的动词还有很多,如“conduct”、“make”、“pursue”、“undertake”、“work on”、“carry out”等等。但由于“‘做(作)’就等于‘do’”的固定的心理词汇对等关系,中国学生在运用时,会首先选择与汉语语义直接对应的英语词“do”进行语义解释和转换,然后比照汉语的搭配模式把英语的词汇元素进行组合,最终形成独特的既包含母语特征又包含目的语特征的过度语——中式英语。究其原因应当是,教学中过分注重语法结构的准确性,对词语的运用环境及搭配提供不正确的语言输入,导致学生对目的语的词语和搭配运用

产生错误假设 并过度依赖母语词语的对等翻译。

三、由过渡语理论分析中式英语特点

(一) 必然性

根据过渡语理论 目的语学习者的语言系统是不同于本族语者语言系统的独立语言系统。也就是说 除了学习者的母语和目的语系统外 还存在着与两个系统并列且介于它们之间的过渡语系统。由于目的语是在母语掌握之后进行学习的 必然会在各个层面上受到母语的影响。因此 在学习者完全掌握目的语之前的语言系统均属于过渡语 它的出现是目的语发展过程的必然现象。母语作为客观存在对目的语影响的必然性使得中国英语学习者在学习中无法避免中式英语的出现 只是程度上会有所差异。

(二) 系统性

Selinker认为, 在以潜在的心理结构为基础的理论建构中, 学习者的言语行为或行为事件是可以预测的 如某些潜在的心理过程 母语迁移, 规则泛化等是普遍存在且有规律可循的。^[3] 这里的系统性即是指过度语与其它自然语言一样具备自身的连贯结构, 研究者可以对其进行系统的语言分析。尽管过渡语的表现形式千差万别, 但在过渡语发展的各个阶段都表现出内部的一致性和系统性。而且从一个阶段向下一个阶段的发展也有一定顺序 受规律支配 这套规律是由学习者自主创造的。在同一文化背景下, 处于同一发展阶段的语言学习者采用基本相同的手段构建过渡语。中式英语随着学习者新语言知识的摄入和对假设的不断修正并逐渐趋向目的语正确形式的过程中, 通常都要经历 4 个阶段: 无规律错误阶段, 过渡语形成阶段, 系统阶段和稳定阶段。

(三) 渗透性

该特征由 Adjemian提出 它是指过渡语可以受到来自母语和目的语两方面的规则或形式的渗透。从母语来的渗透 就是正迁移和负迁移; 从目的语方面来的渗透 则是对已经学过的目的语规则或形式的过渡概括。^[8] 正因为过渡语具有可渗透性, 才使其成为一个既不同于学习者母语 又区别于目的语的特殊语言系统。中式英语正好具有这种双重性 它蕴含着母语色彩的某些特质 同时也承载着目的语的烙印。

(四) 过渡性

由 Nemesi的近似系统理论得知 第二语言学习者的过渡语是一个不断变化 发展和完善的连续体 不是从一个阶段直接跳入另一阶段。它是一个动态的语言系统。^[5] 随着语言学习者语言水平的提高和

交际的需要 新的语言规则进入过渡语系统后具有渗透能力 使得过渡语系统处于不断的重组之中 并由简单到复杂 逐渐向目的语靠拢 即具有逐渐进化的特征。“中式英语存在是阶段性的 随着学习者英语水平的提高 即语言熟练程度的不断提升 大部分中式英语是可以克服及避免的。”^[9]

(五) 顽固性

尽管如上所说 中式英语在不断接近目的语过程中会得到改善 但不可能完全消除而达到目的语这个理想的终点。Selinker注意到大约只有 5% 的二语学习者可以达到与目的语使用者相同的心理语法水平 大多数人往往到了某一阶段就会停止 他称这种现象为“石化 (fossilization)”^[3]。甚至年龄的增长和目的语知识的多少也无法改变这种固定状态。中式英语也具有这种特性。我国有世界上最大的外语学习群体 但绝大多数人并不见得就一定能成功掌握外语。

基于上述分析 我们在英语教学首先应该客观对待中式英语 因为“中式英语是汉语学习者在学习过程中运用母语迁移策略而产生的过渡语 是学习者在语言发展过程中无法避免的语言现象。所以 教师首先应认识到 中式英语不是学习的失败 而是学习发展的必然过程 体现了学习者语言的发展阶段。”^[9] 其次 要提高教师过渡语教学水平 因为我国大部分的外语老师其实往往也是“第二语言的习得者”; 第三 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制造语言环境 培养英语思维。对此 教学中不但要重语法更要重运用 尽可能使用语言运用的真实材料 更多的制造语言环境 增大目的语信息输入量 增多输入次数 积极培养学生用英语思维去构建过渡语体系 在英语语言形式 (如单词、词组、句子) 与概念之间建立直接联结 而不是英语与汉语之间的简单对等的联结。随着这种概念与语言形式联结的不断增强 目的语学习者可以逐步获得目的语词汇提取的自动性 有效的防止对母语已有语义知识和概念的依赖。另一方面 注重学生英语词汇搭配意识的培养。强调这些词语运用的具体语境和搭配限制 对比母语与英语词汇搭配特点和差异 避免母语负迁移 在实际运用中完善过渡语体系。

以过渡语和母语迁移为理论依据 研究中式英语的意义在于对中式英语给出正确的定位 它是以汉语为母语的学习者在学习目的语过程中不可逾越的阶段 是一种必然现象。我们不应该把中式英语看作语法错误 而应该视为中国的英语学习者在母语干扰下生成的语义的“不地道”现象。作为一种过渡性语言 中式英语研究是我国英语教学研究的必要前提。因此 正确认识与分析中式英语能更深刻地了解我国学习者的学习过程和心理 从而更好地指导英语教学。

(下转第 127 页)

当然,任何事情过犹不及,毕竟在具体的大学教学活动中,教学内容是最基础和最核心的。教学方法的改进与研究无可置疑,但如果看不到教学内容对教学方法的制约和影响,一味无视教学内容的价值,甚至脱离教学内容实际,来追求方法的翻新和新的教学模式的创建,整个教学活动就有被导向教学方法中心论的可能,这种倾向对于高等教育教学改革是不利的。

四、促进教学管理方式的变革

对于现代大学而言,改革的核心内容就是教学管理措施和方式的变革。当前,随着就业压力的增大,随着无孔不入的市场经济对大学的挤压,教师和学生视大学为社会组织,管理者视大学为企业组织,而政府则视大学为服务机构,由于视角不同,彼此就很容易在目标、法律、动机、风格等问题上发生冲突,管理的矛盾日益尖锐。新建院校由于长时间处在院校合并和学校升格的环境中,以及学校定位的变化之中,整个教学管理工作的头绪较多,管理难度加大,矛盾更加突出。从管理制度建设来说,要么综合一下各院校的经验和做法,形成一个大而全,却可能无自身院校管理特色、效率低下的管理模式;要么就只能基本维持原有的管理模式,使管理滞后于学校的发展需要。如何消解管理当中存在的矛盾,理顺关系,需要教学管理工作有新的措施和工作思路。

首先,必须高度重视教学管理文化的建设。这种教学管理文化一方面是要更加符合教学管理的需要,有助于教学质量的提高,另一方面特别需要建立起一支相互间高度信任的管理团队,大家彼此乐于在一起工作,被共同的理想和共同的目标所激励,相互易于理解,方便做出快速的决定。这样的一支团队不应该仅仅满足于纯粹事务性的管理工作,而应该成长为学习型和智囊型的团队,能够系统思考,整体地、全方位地看问题,能够为学校的教学工作提供必要的智力支持。

其次,大学的教学管理既需要刚性的制度建设,更需要柔性的人文管理,毕竟大学是一个不同一般的社会机构,其扮演的社会角色也是复杂性和多样

性的结合。对现代大学管理而言,无论教师还是学生,无论个人还是群体,其积极而巧妙的参与,对学校来说都至关重要,而且这也意味着管理再也不仅仅是管理者的事了,因此,必须在学校树立人人是工作者,也是管理者的观念,最大程度地调动师生的管理积极性。当然,“管理又是一种冒险,因为某些系统的管理技术可能毁掉大学唤起人们的想象、毅力、和自由奉献的能力,而这些是原创性学术的根本。”^[6]因此,教学管理方式的变革表明,大学有责任去创造和运用有效的管理方法来提高大学的生存能力和效率,为学者、教师所从事的工作和学生的学习提供服务,从而真正体现管理服务于教学的理念。同时,新建院校又应该通过深化教育教学改革,打破原有的管理中的条条框框,建立新的教学管理机制和制度,逐步把教学管理视为增强学校竞争力,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的重要途径。

总之,教学质量的提高绝非朝夕之功,也绝不可能通过改革就产生立竿见影的效果,尤其是对于本来基础就较为薄弱的新建院校来说就更非易事。但是,只要认真遵循高等教育规律,实事求是,不断深化教育教学改革,把师生的积极性发挥到最大限度,把教学质量的提高视为院校发展的生命线,那么,新建院校同样可以走出一条不同寻常的发展之路,使得中国高等教育大众化更加具有多元化特色。

[参考文献]

- [1] 王建民. 高等教育“工程化”建设中的管理模式: 问题与对策[J]. 高等教育研究, 2008(10): 6-14
- [2] 潘金林, 龚放. 教学方法改革: 美国研究型大学本科教育改革新动向[J]. 高等教育研究, 2008(10): 87-91
- [3] 博克. 回归大学之道——对美国大学本科教育的反思与展望[M].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8
- [4] 戴维斯. 教学方法手册[M]. 严慧仙, 译. 杭州: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06
- [5] 陈嘉. 我们本科教学的对策——基于对美国高校提高本科教学质量“七条对策”的思考[J]. 2008 30(3): 121-124
- [6] 博得斯顿. 管理今日之大学——为了活力、变革与卓越之战略[M]. 王春春, 赵炬明, 译.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6

(上接第 123 页)

[参考文献]

- [1] 邓炎昌, 刘润清. 语言与文化[M]. 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1989
- [2] PNKHAM. The Translator Guide to Chinglish[M].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2000
- [3] SELINKER. Interlanguage[J].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Applied Linguistics 1972 10(3): 209-231.
- [4] CORDER SP. The Significance of Learners' Errors[J].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Applied Linguistics 1967(5): 161-169.

- [5] NEMSER W. Approximative Systems of Foreign Language Learners[J].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Applied Linguistics 1971(9): 115-123
- [6] ELLIS R.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M].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 [7] AUSUBEL D P. Educational Psychology: A Cognitive View[M]. New York: Holt Rinehart and Winston of Canada Ltd, 1978
- [8] ADJEMIAN, CHRISTIAN. On the Nature of Interlanguage Systems[J]. Language Learning 1976(26): 47
- [9] 周艳. 中式英语研究及其对外语教学的启示[M]. 广西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8 30(5): 87-89.